

丰子恺主导修建杭州弘一大师之塔始末

陈星¹

(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杭州虎跑主景区经过 1981 年、1983 年两次整修改造, 形成了利用旧寺院主体建筑、保留山林寺院风格、突出名僧事迹的人文景观。主景区内建有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 特色鲜明, 后山脚下又有“弘一大师之塔”, 塔下安埋弘一大师的部分灵骨。该景区、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和该塔, 目前已成为纪念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重要场所。然而, 有关“弘一大师之塔”的立塔及完善过程, 以往鲜有详细考证和文献梳理。利用研究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献, 可对其作一历史还原。

【关键词】: 丰子恺 杭州 弘一大师 塔

【中图分类号】: K825. 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5-0005-09

杭州西湖西南, 钱塘江北岸之虎跑, 原有定慧寺——李叔同断食修炼和出家之地。如今, 定慧寺虽已不存, 然虎跑景区内的弘一大师之塔(图 1)则已成为重要的弘一大师纪念之地。1988 年, 该塔被列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定慧寺, 俗称虎跑寺, 于唐元和十四年(819)由高僧性空创建, 名广福院。唐宪宗李纯曾赐“广福院”额。唐开成二年(837), 钦山法师重建, 名资庆寺。唐宣宗大中八年(854), 改名为大慈禅寺。性空推行百丈《禅门规式》, 颇具影响, 慧风普及两浙。其寺建有“定慧之塔”, 僖宗御制塔赞, 并以塔名配寺, 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后的岁月里, 曾屡毁屡建。20 世纪 50 年代, 虎跑寺除高台的殿堂外尚完整无损, 仍保留原有的三进格局, 后殿藏经阁亦保留主体架构, 有完整的佛像和罗汉砖雕。“大跃进”时代, 佛像被除, 所有殿堂改作他用。到了“文革”时期, 虎跑的文物进一步遭到破坏, 许多诗碑、砖雕等遗失。“文革”结束后, 杭州有关部门于 1981 年、1983 年分两期对虎跑景区进行了整修改造, 形成了利用寺院主体建筑、保留山林寺院风格、突出名僧事迹的人文景观——弘一大师之塔、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¹关于虎跑弘一大师之塔的立塔过程, 可根据史料作一历史还原。



作者简介: 陈星(1957-), 男, 浙江杭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艺术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李叔同(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和艺术教育研究。

图1 杭州虎跑弘一大师之塔

一、缘起

1942年10月13日晚8时,一代高僧弘一大师在泉州圆寂。10月20日晚7时,大众在承天寺集合,诵“普贤行愿品赞偈”毕,起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豪宛转五须弥,紺且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接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愿大力、接引导师阿弥陀佛……”自8时念至10时余,即火化圆满。^[1]10月21日,晨检灵骸,装满两坛。拾得舍利子数颗。妙莲法师遵大师遗命将灵骸送开元寺、承天寺供养。^[1]据释妙莲《妙莲法师回忆录》:“其余碎骨炭灰等,我均将包起收藏。我即奉舍利子及碎骨炭灰回开元寺自己房中,于百日内常念南无地藏菩萨,随于碎骨炭灰内捡得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块。本拟照相,并做铜版,奈铜版本省无法可制,又照相代价高贵非常(抗战时期,大家经济困难),无人负担经费,只好作罢。对舍利子、舍利块,暂由我保管。(至1961年10月18日到1965年6月16日建成弘一大师塔基,我保管的弘一法师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块,才全部进入塔基,由传贯、道敬、定发三瘞法师投资9483.76元。至“文化大革命”中,塔被破坏,舍利子、舍利块都被盗走。现在就把我私人保留的壹拾几颗舍利子,在修复时供入了)。”^[1]妙莲法师所述之由其保管的灵骨曾于1965年安置于泉州的弘一大师之塔,而早在1948年秋,弘一大师的另一部分灵骨已由刘胜觉护送至杭州。刘胜觉(1910-1993),原名梅生,福建晋江人,后居菲律宾,曾在厦门大学攻读新闻与教育专业,受弘一大师感化,后皈依佛教,弘一大师法侣性愿法师为其取法名“胜觉”,“胜”系弘一大师皈依弟子法名的第一个字,“觉”系性愿法师皈依弟子的法名,故刘胜觉以为自己系弘一大师和性愿法师共同的皈依弟子。他曾任职于马尼拉华侨联合日报及中正中学,创办佛教与慈善机构及学校多所。1984年在马尼拉出家,法号觉生,曾任马尼拉罗汉寺第二任住持。有关刘胜觉的生平事迹可参考侯秋东《弘一大师与刘梅生居士(觉生法师)》一文。此文记录刘胜觉事迹颇详,亦提及1948年自菲律宾回国赴泉州和上海,却未能记录护送弘一大师灵骨赴杭之事,殊为遗憾。^[2]

弘一大师部分灵骨送抵杭州的时间是1948年秋。有关弘一大师部分灵骨迁杭之事,1948年11月1日出刊的《学僧天地》第1卷第6期上有性慈撰写的《弘一大师灵骨过沪供养记》一文,文中写道:“……律师灵骨此次由刘胜觉居士自闽奉杭州虎跑寺供养,途经上海,我闻讯后,便邀同本市各佛教团体发起在本寺举行一个供养会……关于迎请律师灵骨来此情形,请刘胜觉居士向诸位报告。”“刘居士受介绍后,继续步出致辞:‘这次由闽护送弘一律师灵骨去杭州虎跑寺供养,途经上海。承林居士介绍暂时供养在贵院,于心颇感欣慰!弘一律师灵骨依照他的遗嘱,本指定在闽南泉州的开元承天两寺进塔供养。因为杭州弘伞法师和杭州的居士们数次去电泉州向两寺商量,欲将律师灵骨分一部分在杭州虎跑建塔供养,虎跑是律师削发出家的常住,自然很是重要,可是泉州方面因为律师没有遗嘱,不敢答应。今年我从菲律宾回到泉州,听到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不比平常的请求,便向开元承天两寺恳求,承他们的允许,各分出一部分来,于是我奉送到杭州来,律师在世的时候,他是不喜欢铺张的,所以这次他的灵骨到了上海,我也遵从他的遗志,不敢惊动各方。今天承诸位法师诸位大居士参加举行供养纪念,作为一个律师的皈依弟子的我,是应该感谢诸位的。’最后由来宾大醒法师致词:叙述律师生平道德,堪作后世模范,希望我们同学们能步着弘一律师的后尘前进。”其时,与刘胜觉一起护送弘一大师灵骨自泉抵沪的还有刘质平。刘质平当时正在福州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音乐理论课,并一度担任过教务主任。刘质平自福州往泉州与刘胜觉一起办理了弘一大师部分灵骨送杭州之事,并与刘胜觉合影(图2)。²



图2 刘胜觉(左)、刘质平在泉州合影(1948年秋)

据1948年11月1日出刊的《学僧天地》第1卷第6期“佛教简讯”栏目的消息,弘一大师灵骨过沪后,刘质平与林子青二位又与刘胜觉一起将灵骨护送至杭州,暂存招贤寺,由弘伞法师代为保管。该消息称:“弘一大师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圆寂泉州,遗嘱荼毗后以其遗骨分送该地承天、开元二寺入塔。本年菲律宾佛教华侨普贤学校校长刘胜觉居士(大师皈依弟子)返国至泉,以大师剃发于杭州西湖虎跑寺,不可无有纪念。乃商得二寺之同意,各分出遗骨一部分,托刘居士护送赴杭。刘居士于九月十日自厦至沪,下榻静安寺。九月十二日,上海市佛教会、静安学苑、兴慈中学、海潮音社、大雄书局、玉佛寺等团体,特假静安寺举行弘一大师灵骨过沪供养会,以表纪念。九月十三日,大师遗骨由刘胜觉、刘质平、林子青三居士护送至杭州里西湖招贤寺,当由该寺弘伞老法师招请在杭有关人士,于十四日就寺举行迎请典礼,到有弘伞、巨赞、乐观、观行诸法师,李季谷、吴梦非、潘锡九、李鸿梁、刘质平诸居士。闻俟时局稍定,即将在虎跑寺建塔纪念云。”该消息对于弘一大师圆寂时间,使用的是农历,故“于十四日就寺举行迎请典礼”也应该是农历,即1948年10月16日。如今可见一帧刘胜觉、刘质平、林子青等护送弘一大师部分灵骨到杭州招贤寺后与浙江诸信善的合影(图3),照片中的人物着装,也可证系10月中旬。与该消息相互印证的还有载于1984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上的李鸿梁《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文曰:“一九四八年秋九月十四日迎法师灵骨于招贤寺。灵骨由菲律宾刘胜觉居士从福建方向请来……”刘胜觉在杭州期间,还与刘质平、林子青等一起游览了灵隐寺和岳王庙等(见图4、图5)。



图3 招贤寺迎请弘一大师灵骨典礼合影(1948年10月16日)

前排左起:刘质平、刘胜觉、弘伞法师、宽愿法师;后排左起:吴嘉平、李鸿梁、吴梦非、李季谷、巨赞法师、林子青、乐观法师、潘锡九



图4 在灵隐寺合影(1948年10月)

刘质平(左)、刘胜觉(中)、林子青(右)



图5 在岳王庙合影(1948年10月)

刘质平(右)、刘胜觉(左)

弘一大师部分灵骨抵杭后,暂存招贤寺。不久,当年弘一大师的护法之一堵申甫先生首先参与了保存弘一大师灵骨和倡建弘一大师之塔之事。据2014年9月杭州图书馆馆刊《文澜》第13期所载陈谅闻《造福洗洗屹山仰之一——怀念堵申甫(福洗)先生》

一文：“民国三十七年(1948)刘胜觉等人将弘一部分灵骨从福建泉州移至杭州，暂存葛岭南麓招贤寺。该年秋天，堵申甫约了几位佛教信徒护送弘一灵骨到虎跑定慧寺，暂时安埋于寺后的山冈上，前面立了块简易的石碑，石碑约两尺见方，请马一浮书写‘弘一法师灵骨瘞处’八个大字。”1953年春，丰子恺游虎跑，虎跑寺方丈宽愿法师告诉他：“弘一大师灵骨由泉州送来的部分，已经五六年了，到今尚无碑志。这灵骨原来放在钵中，供在佛前。解放初，寺僧星散，深恐纷失，入城求堵申甫老先生设法埋葬。堵先生在戎马仓皇中去蒋庄求马一浮先生写‘弘一法师灵骨瘞处’八字，勒一尺见方的石板，即将灵骨埋葬于寺后半山中，以石板覆其上，至今已四年矣。”“先师在日谆嘱，不得为身后事募化。因此宽愿无法立碑。”³为此，丰子恺决心由他来筹资“自动”独立立碑，不进行募化。后同游者钱君匋亦表示愿意赞助，并表示立碑还不足以纪念弘一大师，应该建塔。此乃杭州虎跑弘一大师之塔之缘起。

二、建塔过程

有关丰子恺主导在虎跑修建弘一大师之塔事，丰子恺之女丰一吟的介绍较为概括：“弘一大师升西后，一部分骨灰从福建泉州送到杭州虎跑寺后山埋葬。因法师生前嘱咐不得为身后事募化，因此当时担任虎跑寺方丈的师事弘公的宽愿法师无法建立纪念碑。丰子恺到杭州闻此消息，决心自己出资独立立碑，他决定捐出《李叔同歌曲集》一书的全部编辑费。金石书画家钱君匋得悉，也自愿出资。随后又获得出版家章锡琛、教育家叶圣陶、浙一师同学黄鸣祥、厦门友人蔡吉堂等人的支持，于1953年合资在骨灰瘞处建造了一座纪念石塔，于次年1月落成。广洽法师闻讯后，也于1957年集净财捐赠，使石塔周围增筑了围墙、栏杆，便于祭扫。”^[3]按照二埋律师《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中的表述，丰子恺是在1953年春在虎跑从宽愿法师口中了解到弘一大师灵骨之事并表示由自己来修建石塔，而目前可见一帧丰子恺、钱君匋、宽愿法师等于1953年在“弘一法师之塔石路奠基纪念”碑旁的合影(图6)，说明随着此奠基纪念碑的安置，弘一大师之塔的修建正式开始。丰家的文献档案，仅记录此照摄于1953年，无具体月、日。根据照片中人物的着装，当为春季或秋季，而根据二埋律师在《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一文中介绍，弘一大师之塔的动工时间是1953年秋，冬暮建成，故此照的拍摄时间当为1953年秋季。在此之前，丰子恺主要在做准备工作。



图6 弘一大师之塔石路奠基纪念仪式后合影

中坐者为丰子恺；左一起：丰宁欣、王维贤、宋菲君、丰满；左六起：宽愿法师、钱君匋、钱君匋之妻、黄鸣祥；右前坐者为周天初

首先，丰子恺发心立塔后，决定捐出《李叔同歌曲集》编辑费，复在众多文化人的支持下，很快筹得1500余万元(当时之货币)，

足以建塔。按马一浮之意见,此塔应依照永明延寿禅师塔式建造,杭州黄鸣祥自愿担任工程监理。关于捐出《李叔同歌曲集》编辑费,其实当时该书并未出版,应当看成是丰子恺预先的决定。《李叔同歌曲集》正式出版的时间是1958年1月,而在1957年8月15日丰子恺还有信致音乐出版社编辑部,信中说:“《李叔同歌曲集》原约八月底交稿,今已提前完成,随函挂号寄上……另封挂号一包,内《中文名歌五十曲》一册,补白画廿一幅,封面画一幅,样本一小册……歌词的字,是否要我手写,还是排铅字?如果要我手写,我也乐愿……此书出版时,其稿酬全部用以修李先生西湖上石塔(请看序文末了),我完全尽义务。希望稿酬尽可能提高……”^[4]后实际获得稿酬1150余元,全部捐出。

其次,由堵申甫负责向马一浮索取题字。“那年春天某日下午,堵申甫来到面临小南湖的蒋庄马一浮住处。马一浮知道堵的来意后,从书柜中拿出黄表纸摊开在桌上,当场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接着,两位老友促膝长谈。太阳西斜,堵申甫把墨迹已干的黄表纸卷起来要离开时,马一浮站在旁边深情地说:‘申甫,今日你为弘一事而来,我要送你下去。’真是好大的面子,即使总理或省长来访,马一浮也从不送客下楼。马一浮陪堵申甫绕过庭前巨大的广玉兰树,走过定香桥,一直到苏堤边。”^[5]堵申甫和许多崇敬、热爱弘一大师的朋友、学生一样,希望在杭州建有弘一大师纪念馆。丰子恺就在《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文中专门提到:“弘一法师的作品、纪念物,现在分散在他的许多朋友的私人家里,常常有人来信问我有没有纪念馆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6]

再次,弘一大师之塔于1953年秋动工,冬暮建成,共费资1400余万元,余资数十万元,丰子恺拟再添补一些,用于铺地面水泥、造石凳两个。

最后,1954年1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丰子恺、钱君匋先二日抵杭。参加典礼者有:马一浮、丰子恺、钱君匋、堵申甫、黄鸣祥、宋云彬、蒋苏庵、郑晓沧、张同光、周天初等20余人(见图7)。



图7 弘一大师之塔落成典礼合影(1954年1月10日)

丰子恺(前排左四)右为马一浮,丰子恺右前为钱君匋,钱君匋右为郑晓沧,马一浮左后为堵申甫,马一浮右为蒋苏庵,蒋苏庵右前为宋云彬,宋云彬右为黄鸣祥,堵申甫左为周天初,黄鸣祥右为丰一吟,前排右四为宽愿法师,前排左一为丰宁欣,丰宁欣后为王维贤

典礼程序:绕塔、行礼、照相。礼毕,丰子恺在虎跑寺设素斋二席。是日,马一浮赋有七律一首,题为《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恺约往观礼。是日寒雨,至者甚众。苏盒有诗,予亦继作,兼示子恺》,其中有“昔年亲见披衣地,此日空余绕塔行”句。对于本次建塔,丰子恺在《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说:“李先生的骨灰供在杭州西湖虎跑寺,十年不得安葬。前年,1954年,

我和叶圣陶、章雪村、钱君匋诸君各舍净财，替他埋葬在虎跑寺后面的山坡上，又在上建造一个石塔，由黄鸣祥君监工，宋云彬君指导，请马一浮老先生题字，借以纪念这位艺僧。并且请沪上画家画了一大幅弘一法师遗像，又请好几位画家合作两巨幅山水风景画，再由我写一副对联，挂在石塔下面的桂花厅上，借以装点湖山美景。（然而不知为什么，遗像早已被谁除去了。）为了造塔，黄鸣祥君向杭州当局奔走申请，费了不少的麻烦，好容易获得了建塔的许可。”⁴ 丰子恺还这样表示过：“我们希望，今后遇有机会，再在塔下造一弘一法师纪念馆，将大师遗物供养馆内，由专定人员负责保管。但此乃一种希望，何时实现，能否实现，殊不可知。因我等财力有限，一时不能再捐，而我等恪守大师遗言，决不向人募化……我们准备作一篇造塔经过及以后希望，刊印后，放在虎跑寺，让大家索阅。但因收支尚未决定，故须待开春水门汀及石凳完成，收支数目确定后再印。所以现在你们倘要报道，惟请根据上述情况略写一篇可也。”⁵

三、建后完善

除了上述建塔细节外，事实上丰子恺在建塔之后还与广洽法师保持着联系。1955年6月6日，他在致广洽法师的信中首次提到了建塔一事：“仆前年曾发起为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建造石塔，已于去春落成，虎跑寺近亦由政府大加修葺，焕然一新。”^{[7]207-208} 同年9月11日，他又在致广洽法师的信中说：“又虎跑现已成为西湖风景区，僧人极少（有数人留住，皆卖茶为生），所以不宜立纪念馆。此事恐须将来再说。前年造塔，亦不得已而为之。因灵骨自福建请来，埋在寺后半山中，毫无碑记，我恐日久湮没，故约旧友三四人，出资修建。（共费人民币一千八百万元，合港币七八百元耳。）今附奉落成纪念照片一张，请保存留念可也。”^{[7]208-209} 广洽法师收到此信，竭力敦促丰子恺努力实现纪念馆的建造，因为在此后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信中，又谈到建纪念馆的种种进展情况。丰子恺在1956年6月10日的信中详细说到了以下几点：

……（一）弘一法师纪念馆，政府指定用虎跑钟楼为馆址，此钟楼建立在大殿旁边，分三层，下层大如普通厅堂，中层稍小，上层又稍小。建筑颇新。下层及中层可陈列书画纪念品，上层可供管理人住宿。地点并不嫌小。但其中空空如也，毫无一物。故办馆时须新买家具（陈列橱、桌椅等）约略须费二三千。

（二）政府只表示准许办纪念馆，经费须由其生前老友募集，并无指定组织办法。现弟拟先纠合弘法学生等数人组织“筹备会”，在上海有吴梦非居士（六十余岁，音乐教授，弘师学生）、朱幼兰（壮年人，佛教徒，景仰弘师者）、罗良能（壮年人，亦景仰弘师者），杭州有黄鸣祥（六十岁，弘一师学生，即造塔、修塔之监工人，前寄上之拓碑中有彼姓名）。其余尚在考虑中，不久弟拟召集诸居士，开会商讨具体办法，后再奉达。至于经常管理之人，弟拟推黄鸣祥居士，因彼过去热心监工，又家住杭州（任学校职务）。但学校退休后，学校所送养老金不够维持生活，故纪念馆必须按月赠送三四十元之薪给。此外经常开销甚省，不过茶水纸墨之费耳。

……

关于来示所询，草覆如上。再者：尊处既已与三数友人发动集款，且看成绩如何，一切随缘可也。国内亦拟征求书画纪念品。将弘一法师生前所有作品，散布在诸友人学生处者，尽行收回，加以装裱，保存在纪念馆内。此事亦须经费，但弟私人自当尽可能贡献，不成问题。至于国内集款，拟不登报，但由筹备员分头宣传，因预料能出资者甚少，登报徒招摇而无益也……^{[7]209-211}

到了1957年6月17日，丰子恺又在致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杭州虎跑弘一法师纪念室，杭州政治协商会已提出，杭州政府听说已表示同意，但如何办理，何时成立，均不可知。因国内现正‘增产节约’，恐政府未能多出经费。至多拨一房屋陈列遗物而已。四年前弟等三四同人私人出资所造之石塔，今幸无恙。上海话剧家及日本话剧家均去朝拜。惟塔在半山，后面山石泥沙常常被雨水冲下，最近已逼近石塔。需要开山，最好再造一亭子，设石桌石凳。现在只有一塔，别无点缀也。但国内私人经济均不太富裕，少有人能出资开山护塔。海外倘有信善弘法，诚善。但弘师生前不愿为自己募捐，故此事未可勉强，但俟胜缘耳。”^{[7]213} 果然，广洽法师很快汇款。丰子恺在同年8月17日的信中说：“来信及港币贰千元，先后收到。法师罄钵资为弘一大师修筑塔墓，广大宏愿，至为感佩。先后共收到港币叁千元，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二十七元。暂存银行，待月底弟赴杭察看，进行修筑。此款及弟所捐六百元，拟全部用以开山及筑亭。因纪念馆事暂时搁浅，且待日后政府有明令后开办。据友人等言，纪念馆不能私办，政府倘决定开办，必

有房屋供给,不须私人出资买屋。所以我们所捐之款,可全部用以修筑塔墓也。实施情形,后再奉达。”^{[7]213-214}此时丰子恺已获知建纪念馆一事已无望,故又说:“所以我们所捐之款,可全部用以修筑塔墓也。”^{[7]213-214}此后广洽法师复补寄钱款,而丰子恺则亲赴杭州实地考察。从是年中秋,即9月8日给广洽法师的信(图8)中可知广洽法师又汇寄港币1000余元,而丰子恺也在信中附绘一图。信曰:“来信及汇款港币一千元(又四十元),均已收到。法师宏愿,功德莫大!弟自当将此款(共港币五千元,合人民币贰千壹百三十五元)善为应用。上月廿四日弟到杭州察看石塔,见塔本身无恙,惟环境的确狭窄,后山有开凿之必要。同时祭桌前面地基太窄,深恐崩落,又有筑石槛之必要。今将其地势绘图如左。现正托杭州友人黄鸣祥(亦弘师学生,现任省立女中总务主任。石塔系彼监造)请石工估价,尚未有覆。后再详告。总之,一切从长计议,不致辜负法师万里外之美意也。”^{[7]214-216}接着在9月17日致广洽法师的信中,丰子恺详细通报了工程进展情况和预算,主要是:“(一)塔后开山三公尺,筑石壁,以阻止山岩崩溃。(二)塔前峭壁上加石帮岸及石栏杆,防止崩溃并使游客安全。(三)石壁周围设摩光水泥石凳,以便游客息足。——上三项工料约计人民币三千元。再加一项:(四)石壁上嵌入小型石碑一块,上刻弘师生平事略,并标明‘广洽法师增筑’字样,此石碑所费不多,可留永久纪念。近日秋晴,石工泥工正好进行。大约冬至前必可完成。”丰子恺原本有意筑亭,但因客观原因只得暂缓,他说:“弟本拟筑亭,现在暂时打消此计划。因西湖乃风景区,筑亭必须很讲究,很美观,方可得园林管理处许可。而讲究时所费甚大,亭本身即费三千元左右。因此暂时不筑。”^{[7]216-217}1957年10月23日,丰子恺在致广洽法师信中又称“示港币一千元,先后收到。石塔增筑,今已完成。”此时,丰子恺测算了所有费用:“共用约贰千余元(尚未结清),我们所捐之款共二千七百三十五元(尊处汇来二千一百三十五元,即港币五千元,弟自捐六百元),不会超过,尚略有剩余。但弟知以后必另有人自愿出资,可供建亭。”^{[7]218}关于虎跑弘一大师纪念馆,1958年春夏间曾获杭州市政府批准,丰子恺亦发信募款,得到广洽法师的支持并发动信善捐款。建馆事最后未能如愿,此非本文主题,对此暂不涉及。



图8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手迹(1957年9月8日)

杭州虎跑弘一大师之塔落成后,丰子恺每至杭州,一般均会前往祭扫,同时也适时组织同仁前往祭扫。如1962年10月,他就在杭州组织郑晓沧、田锡安、吴梦非、黄鸣祥、朱幼兰等举行了一次扫墓活动(图9)。此后,每年都会有弘一大师景仰者自发前来,并且也成为了弘一大师研究和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图10是1980年10月沪杭等地为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00周年在虎跑举行祭塔活动合影,照片题字者为沈本千。



图9 丰子恺等祭扫弘一大师之塔后合影(1962年)

前排左一为丰子恺，前排左四为郑晓沧，二排左一为田锡安夫人，二排左二为田锡安，二排左四为吴梦非，二排右四为吴梦非夫人，二排右二为黄鸣祥，二排右六为郑晓沧夫人，三排左一为丰一吟，三排左二为朱幼兰



图10 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00周年祭塔活动合影

参考文献:

- [1]释妙莲. 妙莲法师回忆录[J]. 莲馆弘谭, 2017(13):72-81.
- [2]侯秋东. 弘一大师与刘梅生居士(觉生法师)[M]//陈慧剑. 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 台北:台北弘一大师纪念学会, 1998.
- [3]丰一吟. 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16.

[4]丰子恺. 丰子恺致音乐出版社编辑部信[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486.

[5]陈谅闻. 造福洗洗屹山仰之——怀念堵申甫(福洗)先生[J]. 文澜, 2014(1):19.

[6]丰子恺.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N]. 人民日报, 1957-03-29.

[7]丰子恺.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216-217.

注释:

11984年9月10日上午,杭州虎跑李叔同纪念室开放。1992年5月,虎跑李叔同纪念室移址扩建,并更名李叔同纪念馆。1994年3月,虎跑李叔同纪念馆左侧建“弘一精舍”。2007年,虎跑李叔同纪念馆进行再改建,并于10月1日开放,更名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

2 据《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7年第2期所载《国立福建音专史要》,“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前身是1937年办的福建省音乐师资训练班、1940年办的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1942年升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时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1940年2月筹建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时校址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抗战胜利后迁回福州。

3 二埋律师:《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载1954年2月《弘化月刊》第153期。宽愿法师所述“弘一法师灵骨瘞处”石板为一尺见方,前陈谅闻文中所述为两尺见方。应均系约数。

4 丰子恺:《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载1956年11月3日《文汇报》。丰子恺文中的“十年不得安葬”系指弘一大师圆寂后的约十年。

5 二埋律师:《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载1954年2月《弘化月刊》第153期。从二埋律师的引文中可知,他撰写《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一文正是遵循了丰子恺的意思,为保全建塔史料而作。